



讀道命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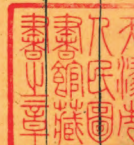
宋李文節道傳私淑二程子之學于遺書其弟心傳學有所本在史館既久網羅放失念道學之興廢乃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係因爲道命錄以明君子小人不容並立之故而君子卒不爲小人所掩之故書雖爲程朱諸儒而作而千古聖賢之不得志于時舉可推矣獨是聖賢之生與之同時而處同朝而立之小人其忌之嫉之文致之禁錮之宜已乃程朱諸儒既沒之後當時已有定議後代奉爲準繩雖庸夫俗子農樵牧豎旣不知程朱之爲聖賢爲君子乃無何陽明出其識見豈出庸夫俗子農樵牧豎之下

夏仲子集

卷二

一

乃至比朱子於洪水猛獸何也夫林栗陳賈孔文仲劉三聘沈繼祖等皆姦邪回過之小人其披猖突兀无所不至不足深異陽明則儼然正人賢者矣而亦爲此披猖突兀之言豈小人之嫉君子如仇讐而君子之於君子雖百世而下亦復名相軋而妒相因乎國朝雍正以後漢學盛行不啻委程朱之書於艸莽其委弃程朱之書而不欲觀或其嗜好別有所在吾弗深怪也而必肆其詆毀詬厲恨程朱而并恨程朱之門人而并恨有宋一代之人物而并恨元人之修宋史爲不當立道學傳因恨生恨旣有底止不知程朱生于數百年以前何以遺毒于數百年以後而相與羣聚而力攻之此豈非不可解之事哉要知君子之爲君子千古昭彰小人爲小人草木同腐以有宋諸姦之任意摧折而李仲貫魏華父



任伯起伸其正論程朱諸儒身後之榮再諸不朽我

朝褒崇朱子升配十哲永定萬世公論則訓詁名物之家雖口出
譏刺集矢宋儒於程朱究何嘗有絲毫之損坐見其書塵飛灰散
化爲烏有而宋儒學問諸編畢竟揭日月於不刊也道命錄一帙
雖目擊當時羣小有爲而作而已并後世之訕謗程朱者統爲立
案矣

讀北溪字義

陳安卿爲紫陽入室高弟朱子謂南來爲吾道得一安卿蓋深相契合如此所著字義一書於道德性命仁敬誠恕以及中和禮樂鬼神佛老條分縷析窮極至隱分繹之則一字之義上下左右如示諸掌合玩之則字字之義滴滴歸原若網之在綱如肉之貫串學者志學之始將盡讀程朱之書不爲異端所搖動非守此一編死由循途而守轍真學問之正的義理之津梁也其論無極太極之義直截了當不煩言而解象山與朱子書力闢無極至數千言不休祇覺其爲冗味之辨耳其論祭祀感通之理擯斥邪淫一根于至理想明儒曹澠池於一切世俗惑人之事毅然不爲所動未必非安卿痛快之論有以啓之也其時張無垢陸象山之學已

夏仲子集

卷二

三

盛行于時安卿學于朱子洞見其病痛所在因爲此書以究義理之源流本末融會貫通從博返約先將此書熟玩精閱而後能盡讀朱子之書而後能以次讀周張二程子之書而後能辨別陸王以來數百年似道非道之書此與胡致堂崇正辨羅整菴困知記陳清瀾學部通辨俱爲儒者案頭不可少之帙字義於源頭上討分曉胡羅陳之書於支派上判疑似源頭既清再讀三家之書則異學影響之說截然不能混淆古人所謂導其先路者是也書自永嘉以凡三四刻惟最後顧氏秀虎刻本最善能搜羅大全所引一弁增入末附嚴陵講義四條知安卿所以著此書之旨不外于是蓋亦能好學而深思者

讀崇正辨

自浮屠入中國沿及齊梁以後朝士大夫崇奉于上里巷小民尊畏于下聖人之教未有若是之行且速也然而三綱五常飲食男女自貴至賤自少至老卒範圍于聖人之教而莫能外而其心之所敬口之所道偏一以浮屠之言爲依歸何也蓋聖人之道常道也浮屠之教變道也常則習爲故變則喜其新也伊川治喪不用浮屠洛中僅一二者家化之陳定宇言其家世不好佛亦僅同邑范氏歛古梅吳氏能然則知不信者寥寥而信者且遍于天下後世也宋胡致堂深憂之作崇正辨一書於其離奇不經之言鬼怪百出之事逐條痛斥明辨以哲聖人之教乃大昭彰佛氏之言真如糞土矣夫庸夫俗子怵惕于輪迴禍福之說深恐生前尙可逃刑

夏仲子集

卷二

四

死後不免于剉燒春磨是以供佛飯僧不惜錢貨其於佛氏之悖理逆倫誣言誑騙未嘗得而盡知之也若使語以度人經所云旣著袈裟便可坐受六親之拜父母皆爲施禮云云恐雖至愚亦於心有所不安矣又如語以釋普圓因人乞眼劍而與之又从乞手斬而與之釋法琳將卒遺命尸骸委諸山藪以施禽鳥與夫菩薩投身以救餓羸之命尸毗割股以代鷹鷄之餐云云恐人各愛其身抑亦有所不肯矣又如語以阿修輪王立海中央以指覆月天下晦冥或覆日以晝爲夜大阿修羅王身長二萬六千里修羅九頭頭有千眼八腳九百九十九手云云恐雖三尺童子亦不信爲真有是事矣然則浮屠之教亦只能以輪迴禍福誘人財物耳至其荒唐不可解之處則又不足以扇惑人心也且浮屠自謂其法

神通何以後周武帝季年毀破佛塔焚燒經典盡沒入寺廟爲王
公第宅三方釋子三百萬人皆復軍民浮屠之遭大劫亦云已甚
若使真有神通何不奮其智力返災爲祥而任一時之蹂躪踐踏
低頭喪氣又爲死可奈何之言曰此蒼生之不幸非吾宗之不幸
蓋其術亦已盡敗而不自知矣胡氏之書悉舉其說而一一爲之
破其顛蒙發其謬妄以祛風俗之陷溺以救人心之邪淫以明聖
人之常道于天下後世讀書之士人置一帙久而習焉必能家喻
戶曉漸遠異端彬彬禮義之風不僅如程子所化陳氏所稱已也

讀學部通辨

古今有不可不作之書者陳清瀾學部通辨是也自達磨入中國禪學日開至慧能而益精至宗杲而益講經荆門改頭換面接儒人釋至姚江而遂并朱陸爲一遂不啻陰并儒禪爲一陽明之才既足以濟其私又名位日高勲業出眾門徒之盛散滿兩浙江廣西北諸地故自正德嘉靖而後海內扇動幾若王學之卽陸學陸學之卽聖學與朱子死二矣清瀾毅然起而辨之取朱子平生論學之處次其先後其與陸子始終不同按其脈絡而趙東山程篁墩影響之談昭然矣而陽明藉以顛倒早晚之說決裂矣取陸學歸宿之處及其下手之功爲之窮究所由直指其假借之實而陸學之顯然另爲一徑異于朱子之敬義夾持誠明兩進者了若黑白之分涇渭之判矣取傳燈錄大慧語錄諸書微妙之言與象山慈湖陽明等之言兩相印證而陸王之陰竊其似以亂眞卒不能免後人之勘破者抑亦死可遮掩矣取朱子未出之前之雜學與朱子既出之後之惑亂一一撤其蒙蔽而得其眞情而千古異端之各出機軸以求高出于吾儒者舉无不廓清而摧陷之矣胡致堂之書爲庸夫俗子破其愚陳清瀾之書爲學士大夫祛其障雨書具而二千餘年以來之鬼怪百出悉如鑑之呈形而死所施其伎倆矣陳書在明代阨于陽明之餘燄而未顯 國朝康熙年間陸清獻始表彰之每教學者案頭各置一帙蓋實古今學脈所關也抑予讀學部通辨而更有感焉禪之入于儒猶其本不相合者而強而置之一家也雍正乾隆以來漢學大行妄謂由聲音文字

夏仲子集

卷二

六

以通訓詁由訓詁以通義理此風一倡天下響應薄道學爲空疎
笑程朱爲迂腐是清瀾所謂三重蔽障者今則又添一重蔽障矣
清瀾之所謂蔽異端之蔽吾儒也今日之蔽吾儒之自相蔽也取
而譬之異端之蔽吾儒猶外人之操戈而入吾室也吾儒之自相
蔽是奴僕之吞噬其主子弟之自攻其父兄也夫程朱何嘗不講
考訂考訂何嘗非讀書之一端而必沾沾于是且謂義理卽在此
中程朱之義理非此中之義理展轉膠轕如入荆棘叢中其蔽正
未知何日復開也世有清瀾復生通辨一書之外又必當大聲疾
呼撥雲霧而見天日也

讀陳定宇集

萬季野羣書疑辨譏陳定宇當元初窮經講學當時亦稱名儒及科舉一開以六十餘齡之人爭先赴試雖僥幸一舉所得幾何乃舉平日之學問而盡棄之素談聖賢之學此而不顧不知其所談者何學云云此不平之論也按元史陳櫟傳宋亡科舉廢慨然發憤致力于聖人之學延祐初詔立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中選遂不復赴禮部教授于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汪炎昶陳定宇行狀延祐甲寅科舉肇興時年踰耳順死復進取意而逼迫于有司之所推選屢勉一赴浙江鄉試既試卽歸未幾以中選當赴禮部郡侯勸駕親抵邑郭度不可辭卽日上道至行省獲辭以疾而歸杜門著書如故夫元史本傳旣云櫟不欲就試有司強

夏仲子集

卷二

八

之汪氏爲行狀亦云逼迫于有司之推選屢勉一出則元祐應舉非其本意可知其時定宇理學之名業已大著朝廷新舉盛典以得人爲重當事不能聽其不出故勉強一行終歸肥遯季野乃軒輊其詞謂科舉一開爭先應試不知本傳行狀信而有徵爭先之言豈非誣罔所以然者定宇生朱子之後一以朱子爲依歸懼諸家之說足以亂朱子之本真乃著書數十萬言羽翼朱子其畔朱子者刊而去之其微詞奧義引而伸之其所未備補而益之于是朱子之學煥然以明同時吳艸廬以經學自任獨推尊定宇爲有功朱子季野一生專事博洽考訂深忌宋儒故見定宇應舉一事遂持爲排斥理學之左券而不知其終不能誣定宇也予讀定宇集嘆其真爲朱子之功臣而深不平萬氏之論爲卽本傳行狀之

言與萬氏之言合而勘之其爲信筆爲誣言亦不辨而自明矣

夏仲子集

卷二

九



讀魯齋遺書

朱子編小學一書以爲蒙養作聖之本成四書集注以發明孔曾思孟之奧而卓然先識尊信不疑則始于魯齋許文正公文正著述不多而語語皆精實其小學大義大學要略學庸通解語錄上下卷或係文正口授之語或雜出于門人之輯錄要皆處處講明義理闡發程朱子沒後金谿慈湖之言與之兩相角立文正从蘇門姚雪齋訪求濂洛之學得伊川易傳晦菴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諸書讀之深相契合一時从遊學者聞文正緒論悉取向來簡帙焚之殆盡隨處教人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手嘗寄其子師可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於此有得他書雖不治可也予讀元史文正本傳文正居蘇門與姚樞竇默相講習

夏仲子集

卷二

十一

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厯兵刑食貨水利之類无所不講至元十三年詔王恂定新厯召文正至京師書成其法視古加密則文正之學其始未嘗不博極羣書而自四十以後乃一意朱子渙然水釋美如芻豢嘗謂深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抑何信道之專而且篤如是乎善乎薛文清之論文正曰朱子集小學之書以爲大學之基本注釋四書以發聖賢之淵微是則繼二聖之統者朱子也至許魯齋專以小學四書爲修己教人之具不尚文詞務敦實行是則繼朱子之統者魯齋也乃鄉曲陋儒妄肆譏議謂文正不當仕元不知仕止久速文正自謂學孔子敬軒亦深許之彼蚍蜉之撼大樹於文正乎何傷

讀康齋日錄

陽明之學脫胎白沙白沙之學淵源崇仁宜若白沙陽明一派康齋有以啟之其實不然康齋掘起崇仁酷嗜宋儒之學日玩五經四書諸儒語錄體貼于身心境極貧氣質偏于剛忿遂於此兩事專下苦功觀其日錄所記云貧困中事務紛至不免時有懷躁徐整衣冠讀書便覺意思通暢又云夜病臥思家務不免有所計慮心緒便亂氣卽不清徐思可以致力之處心於是乎定氣於是乎清又云數日家務相因書程間斷胸次鄙吝甚可愧耻又云因事知貧難處夜讀子思子素位不顧乎外及游呂之言微有得游氏居易未必不得窮通皆好行險未必常得窮通皆醜非實經歷不知此味又云讀罷思債負難還生理蹇澀未免生計較之心徐思

夏仲子集

卷二

十一

此心一起則爲學之志不能專一矣此心須澹然一毫旡動于中可也又云近晚往鄰倉借穀因思舊債未還新債又重此生將如何徐又思之須素位而行不必計較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此心極難不敢不勉又云今日覺得貧困上稍有益看來人不於貧困上著力終不濟事終是脆懦又云貧困中事事纏人然不可不勉一邊處困一邊進學又云昨晚以貧病交攻未免心中不淨熟思之須于此處做工夫使心中泰然不然則有打不過處矣又云昨日于晦菴文集又得處困之方又云十一月單衾徹夜寒甚腹痛以夏布帳加覆畧旡厭貧之意又云看漚田晚歸大雨中途雨止月白衣服皆濕貧賤之分當然也以上所記康齋境遇貧乏可知而時時思處困而亨之理未嘗稍有怨尤戚戚于

內真所謂安貧樂道者也日錄又云朱文公謂延平先生終日死
疾言澁色與弼嘗歎何修而得此自分雖終身不能學也又云與
弼氣質偏于剛忿年二十从洗馬楊先生學方始覺之厥后克之
之功雖時有進其如鹵莽滅裂何十五六年之間猖狂自恣良心
一發憤恨无所容身去冬今春用功甚力日用之間覺得愈加辛
苦又云五六月來氣象漸好益加苦功遂日有進心氣稍稍和平
雖時有逆境不免少動隨卽排遣而終死大患又云二十日又一
逆事排遣不下心愈不悅反覆思病根所在于是中心灑然又云
屢有逆境皆順而處又云一日以事暴怒卽止數日事不順未免
胸臆時生磊塊只得漸次消磨之終日死疾言澁色豈朝夕之力
耶又云晚間二次事逆雖動于中旋卽消釋怒意未形逐漸如此

夏仲子集

卷二

七

揩磨則善矣又云因暴怒徐思之以責人死怒故也又云早枕痛
悔剛惡偶得二句豈伊人之不化信吾德之不競遇逆境暴怒再
三以理遣之又云閑遊門外而歸思程子云和樂只是心中死事
誠哉是言也近來身心稍靜又似進一步又云世間可喜可怒之
事着一分陪奉他可謂勞矣誠哉是言也以上所記則康齋氣質
其始未嘗不偏而時時自克痛下鍼砭所以真積力久曠然自得
終與天地相流遠也臨川章袞謂康齋日錄爲一人之史皆自言
已事非若他人以己意附成說以成說附己意泛言廣論者比蓋
深知康齋者也吾輩讀書天資高敏者原不乏人而過失叢積屈
指難窮何也蓋康齋受病之處皆天下後世人之通病特康齋能
自覺而他人皆不能覺耳康齋能覺由于好讀宋儒之書知其語

語爲後人說法他人不能覺則皆由汨沒于訓詁詞章束宋儒之
書於高閣也故欲天下後世人才之盛必先自表彰宋儒始

夏仲子集

卷二

三

明儒之學白沙發其端白沙之學專尙受用說者謂遠之則爲曾點近之則爲堯夫而吾謂白沙立意在學會點堯夫其實曾點堯夫之樂樂出于自然白沙之樂樂出于口說其去堯夫已大遠更安問曾點耶曾點之樂不必於春風沂水始見卽三子言志之時曾點鼓瑟自如未嘗動念以次問及舉止閒暇應對從容其胸中涵養有素已可概見堯夫雖未知視會點何如而處洛數十年怡然自得發爲咏歌天真曠達蓋亦可想其自然之得也今觀白沙之自言曰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夫旣知其言之備而又惡其嚴是終不免束縛拘苦也其憶李大厓詩云歲逢君笑一回經年笑口不曾開山中莫謂死人笑不是真情懶放

夏仲子集

卷二

十四

懷夫白沙若真能融洽義理會氣象有曾點堯夫之胸襟何至一年之久遂死可以放懷之處必待見大厓而始喜形于色學到底時卽境卽樂如白沙之詩則設死大厓將遂死取樂之處卽且胸中許多古人皆不如大厓耶何言之悖也白沙之學出于康齋康齋處困視白沙更甚觀康齋日錄各條每遇窘迫之時轉念輒不爲所動乃所謂真能見道者而白沙與李德宇書言及家累戚戚于中至欲破戒賣文自活又深憂貨或不售樂道之儒固如是耶其視康齋固已迥不能逮而一二儒者聆其議論之超悟遂信其胸中之灑脫比于曾點堯夫之傳豈知曾點堯夫之樂自然之樂也白沙之樂口說之樂也自然之樂到處皆然故一絲不容芥蒂口說之樂自矜所得故時露本相而不自知也惜乎白沙從學

吳聘君一年卽歸若遲而久之陶鎔于聘君者深而濟之以穎達
之質或庶幾其能得真樂也

夏仲子集

卷二

五

讀章楓山集

白沙雖學于康齋而康齋之學从刻苦入白沙則專以虛爲基本以靜爲門戶捐耳目去心智不假人力自然圓成遠之則爲曾點近之則比堯夫其時莊定山亦以死言自得爲宗受用於浴沂之趣山峙川流之妙鳶飛魚躍之機畧見源頭打成一片故與白沙相視莫逆章楓山獨不以爲然其答鄭侍御賀黃門等書謂朱子論孔顏之樂从事于博文約禮至于欲罷不能而竭其才方庶乎有以得之可見樂甚不易幾聖門德行如仲弓而夫子不許其仁安貞如原憲而夫子不許其仁升堂如子路而愠見于陳蔡穎悟特達如子貢不能與庶乎屢空者同科是聖門諸賢皆未能得此樂也當時惟曾點有風浴咏歸之樂夫子雖與之而行不掩言不

夏仲子集

卷二

六

免爲狂則曾點之樂已不同于顏子矣夫子之教文行忠信詩書執禮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先難後獲各隨高下而告語之未嘗有尋樂之說至濂溪之於二程乃令尋孔顏之樂蓋以其天資之高學力所至爲可以與於此也及程子之教人則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灑掃應對至于欲淨理全又皆未嘗以尋樂爲言豈非其門人之未足以當此乎今之師非濂溪之師今之友非二程之友而說此事似尙鹵莽不如且就聖賢着實用功處求之楓山此論蓋眞能探本窮源而足救白沙定山諸公之失也賀賢問貽書楓山責其不親白沙楓山婉言答之實則深以白沙爲高明之過楓山雖曾與定山同朝定山旋即歸去未嘗久處故其學亦卒不能合惟楓山則一以朱子爲依歸不敢一言有所皆戾其

學術純正已異諸人而致政歸家居鄉徒步遷居矮屋冠輒觸梁
稻米與麥屑同供肉食以歲時爲度田止二十畝諸子親耕甘淡
守貧安之若素其从刻苦處下功正與康齋相同宜其於白沙定
山之以放曠爲樂者殊不滿意也若楓山者可謂能守宋儒之途
徑矣

讀讀書錄

薛文清爲許魯齋以後一人其學篤信朱子平居死事非宋五子之書不讀非仁義禮知信五常之性理不以設想于心故隨想隨開隨開隨記讀書錄凡四千三百條語語皆由心得而出事事皆由磨鍊而精每閱一則令人首肯想見文清洗心見理之處卽不啻文清苦口教人之處非真積力久不能如是之心平氣和純粹精透也書本二十四卷原編不分門類蓋文清非有意著書不過有得卽錄以備遺忘其重複處甚多亦復不欲刪汰藉爲屢省則其好學不倦於此可見文清沒後其門人閻禹錫子與乃倣近思錄之例分門別類去其重複仍釐爲二十四卷以還文清之舊子與在正德中以御史督畿內學政勵士以原本之學講明太極圖

夏仲子集

卷二

六

說通書使文清之學不失其傳又取文清手錄之書悉心編次有條不紊令後人讀之益覺豁心朗目真不愧爲文清之高弟也但侍御所釐之本與文清原本俱不可少讀文清原本方知前哲苦心孤詣死時死地不近裏着想自天人性命經史以及諸子異端隨筆劄記語重心長雖蟻穿九曲而理歸一原讀侍御分釐之本自道德經說以及品行學術吏治文史一一以類相从使後之讀是書者句梳字櫛總滙寸衷其益人神智亦非淺鮮嗚呼讀讀書錄一編文清爲有明一代粹然理學夫復何疑而姚江黃氏左袒陽明一派獨謂文清晚年聞道或未可量知其於文清之書實未嘗細心體察矣

甯陵呂叔簡氏在明儒中最爲有體有用之儒由縣令起家歷官
巡撫入爲刑侍愛民愛國之心直从肺腑中流出其在山西時爲
明職以申飭大小官員使之終日思其所行經歲驗其所效苦口
良藥自督撫布政以下及于稅司關吏驛遞獄官於其作好官之
處言之无不盡其作不好官之處語之亦无不盡其在刑部爲刑
戒一冊其綱八其目三十有二心思所入无微不至又爲四禮翼
以扶持冠昏喪祭禮前禮後曲盡人情又爲閨範以教中閨有言
有行有圖有贊期于賢愚並曉貴賤同守桂林陳文恭公謂其凡
有箸述无不有功于世道此確論也而呻吟語一書則平生學術
經濟畢萃于是蓋自道其所得之作足與薛文清讀書錄相伯仲

夏仲子集

卷二

五

者也講漢學者輒嫌理學語錄爲太多然如文清叔簡之作乃一
代有數之書如此類者深恐其不多耳多一帙卽有一帙之益世
情物理克己省身死一義不搜无一語不樸一經道出鉢目劇心
此豈可多得者乎書中載門人數四窮問無極太極及理氣同異
性命精粗性善是否呂子答曰非汝今日急務假若了悟性命洞
達天人也只是於性理書上添了某氏日一段言語講學衙門中
添了一宗卷案後世窮理之人信彼改此服此闢彼百世後汗牛
充棟都是這椿話說不知於國家之存亡萬姓之生死身心之邪
正現在得濟否此叔簡見當時心學盛行千言萬語爭論不休乃
有是論然當時言學雖墮空虛仍不外聖賢一路上人今則專於
名物制度聲音訓詁博攷廣證勞精疲神著書多者數百卷少亦

數十卷眞所謂他日不過添一宗卷案添一段某氏曰眼前已覺
汗牛充棟何待百世明儒著述尙少講學家所遺說理之編不過
數冊上下叔簡尙深惡之若使叔簡生于今日見漢學諸家支離
无用之書又不知如何憤悶矣予讀呻吟語每讀一遍得力一徧
嘆其爲最切于日用者至其一二識見未透之處則陸清獻公已
駁正之吾人但當奉原書爲圭臬可也

讀三魚堂集

陸清獻公之學一以朱子爲依歸朱子之學的眞聖學故自金谿而後高語頓悟者清獻必力攻之其於明代儒者獨取月川敬軒敬齋蓋明儒之醇乎其醇者死過于曹薛胡三公也其餘雖整菴之能辨禪佛高顧之能攻陽明新吾少墟之近裏著己而其言苟有流弊不少回護其答李子喬書云有明諸儒不特龍溪緒山心齋東廓念菴近溪顯樹姚江之幟以與紫陽相角卽涇陽景逸亦未能脫姚江之藩籬謂高顧能尊朱子則可謂其爲朱子之正脈則未也整菴之學最爲近之然其論理氣必欲舍朱子而自爲一說竊所不解少墟新吾雖未見其全書恐亦與高顧之學不大相遠凡此諸家非不好學深思羽翼聖道然窺其微旨皆不免有自

夏仲子集

卷二

三

闢門戶自起爐竈之意而不肯純以朱子爲師其答徐健菴書云整菴之學雖不死小疵然不能掩其大純其論理氣處可議其闕陽明處不可議仲木少墟涇陽景逸守道之篤衛道之嚴固不待言然其精粹恐皆未及薛胡涇陽景逸病痛尤多其於陽明雖毅然闢之不少假然究其實則有未能盡脫其藩籬者其學術辨云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高顧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于本原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其讀呻吟語疑十七條於其不能專至宋儒之處及誤認宋儒隘道謬謂明道在朱陸之間等議一一駁正不使讀之者啟糲糊影響之談然則明之曹薛胡雖能學朱子之學而卓然能作朱子之功臣者非清獻莫屬也且朱子之學

理學諸儒之書未經錄入者頗不少是亦一憾也夫儒者之學將以有用也將以有用則必讀有用之書所謂有用之書者經史也理學也經濟也三者之書取其必當讀者讀之剝學之大本立矣其餘訓詁詞章之書以備聞見可耳稗官小說之書屏置勿觀可耳陸梭山曰所讀之書須先六經語孟通曉大義次讀史以知歷代興衰功效逐日可見朱柏廬曰讀書要論所讀之書若能兼通六經及性理綱目大學衍義諸書固善不然只是將孝經小學四書本經樸樸實實置在案頭小說雜劇亟宜焚弃人家有此等書便爲不祥卽詩詞歌賦亦屬緩事張楊園訓子曰吾請于先生預爲十年之序始受小學次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次詩書禮記周禮春秋次近思錄范氏唐鑑大學衍義以及性理綱目等書若能熟

夏仲子集

卷一

完

讀精思則過此以往好書甚多然大本已盡于此三先生之言各就其子弟資質設教而要之凡讀書者先後緩急之序俱莫能外也炯少稟先人之訓讀書一依程氏日程二十以後漸與當世通人相質證訓詁正值盛行往來師友所爲互相挹注者俱不越是遂不免專鶩口耳自炫所得三十以後乃始以次盡讀理學諸儒各編不覺解悟灼然知讀書門徑原有大道康莊向來之習未免自尋荆棘幾于終誤既喜程氏之書規模宏遠又因元明以來應讀之書亦復不少二曲所著畢竟囿于偏見且四庫全書提要目錄亦只論本人書旨未標學者之準繩遂仿程氏李氏之意別爲一書所列之編務使人人可以適用師教弟受苟率而由之則書爲有用之書學爲有用之學人爲有用之人卽區區編次之意亦

由博返約之學自金谿而後迄于姚江專言心性張皇幽渺廢書冊而不觀弃六經如糟粕於是講漢學者起移其罪于宋儒語及朱子輒生毀刺凡學朱子之學者皆目之爲空疎夫學朱子之學莫若清獻夫人而知之矣而其與席生漢翼漢廷書云諸經皆學者所當用力今人只專守一經而於他經則視爲莫要緊此學問所以日陋其與席治齋虞部云世俗子弟所以多壞只緣性急一先經書便令作文空疎杜撰不識經史爲何物其與曾叔祖蒿菴書云讀書不必欲速但要極熟在京師見一二博學之士三禮三傳爛熟胸中滔滔滾滾真是可愛雖尙是記誦之學然必有此根腳然後可向上面講究其跋讀書分年日程云至于古注疏則固漢唐千餘年間學者之所講求程朱之學亦從此出而益精焉耳

夏仲子集

卷二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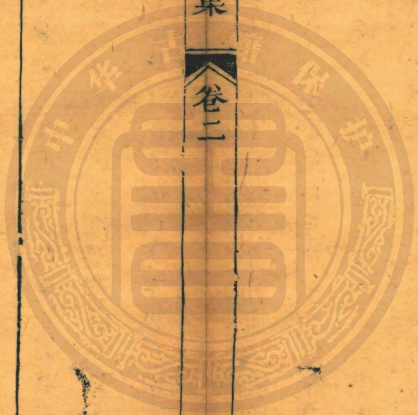
雖曰得不傳之學于遺經然非鄭康成孔穎達等闡發于前程朱亦豈能鑿空創造耶故程朱之於古注疏亦猶孔子之於老彭也其跋經典釋文云注疏乃程朱之所自出也孔子从周尙拳拳于夏殷之禮孰謂漢唐諸儒之書遂可弁髦視之哉其靈壽志論云漢儒鄭康成歷代从祀嘉靖九年以其學未純改祀于鄉然其所注詩禮現今行世程朱大儒亦多採其言恐不當與何休王肅同置門牆之外夫清獻之學力宗朱子而汲汲於經史如此汲汲於古注疏如此且盛稱北海之學之不可磨滅如此講宋學者何嘗專靠語錄蔑弃古書如考據家之所譏訕故予讀三魚堂集既嘆自有清獻而陽儒陰釋之學了如黑白之分盡人可以遵循大道亦自有清獻而訓詁家之詬誶程朱厭薄義理者亦有以闢其口

而奪其氣清獻之功蓋不在朱子之下矣

夏仲子集

卷二

三



海昌范蜀山刻楊園全書甫刷數十部以流言燬板後遂死再刻者故其書甚不易覲予向在金陵書肆中粗涉一過以價昂不能買也沈鼎甫侍郎來安徽重刊楊園年譜即譜中所訂已足括全書大概矣楊園承王學盛行之後始亦从龍溪集入手既而得小學近思錄乃能歸本朱子廓然蕩然其評傳習錄之言曰讀傳習錄其損爲長傲習非爲文過輕自大而卒死得姚江罪之大者詆朱子爲異端本釋氏以爲教所謂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汙濁者也若夫儼然以生而知之自處自堯舜孔子外未嘗有所服膺尤其死耻之甚也又云一部傳習錄只驕吝二字可以蔽之世以陸王並稱實則不同王較陸尤多欺已誑人之罪其與唐瀨儒書

夏仲子集

卷二

十四

云百有餘年學術不明邪說肆出雖有勤學好古之士一經漸染終其身而不能出自自誤誤人釀成生心害政之禍以至于獸食人人相食而未之有已又與沈丹曙書云釋氏之與吾儒真有苗莠雅鄭之不可復同淄澠涇渭之不可強合者而世顧以其私智比而同之至反以彼詖淫邪遁之說亂吾大中至正之矩幾何不彛倫攸斁胥夏而夷也得此數言而陽明學術之詭譎與夫流弊之死窮舉莫能掩矣而楊園之學之篤實正大足以追躡朱子而與敬軒敬齋整菴不相上下者亦卽於此見矣蓋其篤信儒先以小學近思錄爲四子六經之階梯戶牖終其身未嘗少懈雖窮居不出而身荷斯道力障狂瀾其功蓋非淺鮮也劉蕺山倡道東南歸重獨知之體楊園兩次東渡雖凜承師訓而未嘗染其積重之

言昔朱子之於屏山亦死回護掃除門戶之見務求義理之真於此見千古聖賢死私則一陸清獻繼起楊園之後所見亦不謀而同故于楊園之書稱嘆不置 國初理學五人二曲最雜夏峰次之睢州亦未能洗滌淨盡粹然死疵者清獻楊園二人而已清獻从祀學宮已久夏峰睢州近經居言路者前後奏請入祀獨楊園能繼朱子之學以開清獻之先而兩廡牲牢至今尚爲闕典是又區區之志所不能默然者也

讀湯子遺書

國初理學諸儒能力攻陽明者首推陸清獻其次則張楊園楊園雖篤實正大而廓清聖道之功尙未能及清獻若容城孫鍾元整序李二曲睢州湯文正皆沿姚江之餘論而未能洗刷淨盡者也二曲尤顯然袒庇王學其意弁謂陽明之學仍在朱子之上又盛稱龍溪之書以爲古今罕有則未免顛倒太甚矣鍾元始是豪傑之士既而一意聖學然所著理學宗傳首濂溪以下十一子爲正宗不能辨學術正變則亦未能脫王學之踐徑但鍾元意在兼收並取向不似二曲之方主張文成耳文正學于鍾元其學一以濂洛關閩爲正的而於陽明之學亦復心折力追故皆視清獻楊園爲少遜然而文正涵養純粹德器深沉其取陽明也亦非奉陽明

夏仲子集

卷二

美

爲圭臬蓋以陽明道德勲名卓然不可磨滅甚不欲以末學詆毀先哲開後來浮薄之風而其學則仍然朱子之學也予讀文正遺書語錄九十六條及志學會約惟或問孟子性善一則斡旋陽明死善死惡之旨頓悟一則稍涉疑似聖學首重誠意一則深許致良知爲聖學真脈其餘則皆義蘊通透與宋儒之言若合符節其上孫徵君諸書與黃大沖第二書俱有主張陽明之處蓋一則學于徵君徵君之所信者亦信也一則太沖之學出于叢山叢山歸本慎獨淵源于陽明之良知故於所謂心體圓滿之處信爲上達之語而不覺其非也其與陸清獻爭辨大意在不欲學者詆毀先儒耳故其言曰陽明之詆朱子陽明之大罪過也於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一而止教法其罪過兩口爲罵何

益之有此則文正一生謹守之實也至于陽明之有可訾議則又未嘗不深知之矣清獻之論整菴曰其論理氣處可議其闡陽明處不可議予于湯文正則亦曰其同護陽明處可議其確然爲朱子之學則不可議也

夏仲子集

卷二

七

讀寒松堂集

國朝名臣外官督撫者以湯文正張清恪陳文恭爲最內官京朝者以魏敏果爲最蓋經濟與學問相表裏能學濂洛關閩之學者其發爲經濟必能上規伊傅下擬韓范文正清恪文恭敏果皆孜孜好學不倦奉有宋諸儒爲主臬故其勲名所就不得僅以循良廉能目之予讀寒松堂集敏果前後立朝言論丰采百僚嚴憚其條陳數十事无非啟沃君心維持國政稽查內外清蘆弊端酌典禮之宜培風化之本嗚呼何其規模之濶大也其保舉人才死論識與不識苟有德望著聞才學兼備者一經薦牘天下翕然當湖睢州皆其所推轂者也保舉之中得此兩賢已足照耀千古矣其彈劾一時不法之輩放胆直言絕死回護巡撫則叅王懷徇縱縣

夏仲子集

卷二

天

官土克敦因循溺職徐化成察核欺濛學道則叅程汝璞詐賄生員勒索教職減價賣取遺才按臨攜帶姬妾盧元培嗜酒賭博无所不至衛文範士防檢蕩然司道則叅劉漢祚蒙混侵欺劉顯貴侵蝕敗露胡應麟責求供應府州縣則叅王國柱擅殺士民劉鼎溺職陞轉曹廷俞貪如虎狼李廷梅私和命案京官則叅劉源差收關稅滿載而歸余司仁前後敗檢欺罔多端其出部巡察直隸則叅知州劉士擢曹封祖賍私壘鬻惡紳賈至德王映倫招逃訛詐王元雅悖道滅倫劉國翰告官詐商李鐸行惡罔利凡此皆所謂直節危言爲國家務持大體而死半點私意存于其中皆因平日能講明宋儒之學見透亮故能遇事果敢與一味以惡直見稱者又自不同觀其文集所載一時道尊德重之人如孫鍾元白

東谷孫退谷刁蒙言左翊宸耿逸菴王敬哉諸公敏果皆與之來
往答復講學不已庸言一百八十則字字布帛菽粟可法可傳儒
言錄一書採取謹嚴一掃長知習派蓋其學術爲理學正脈故其
見諸事業器量亦復深遠也噫如敏果者真可謂以名儒而兼名
臣與敏果同時者惟湯文正繼敏果之後者惟張清恪陳文恭足
配之耳

關中爲理學淵藪自橫渠張子後代有大儒 國初李二曲起而繼之其學鞭辟近裏重本輕末於一切富貴利達視之蔑如兀坐土室中數十年孜孜以正學術紹微言厚風俗廟人心爲念由其天性過人故其學術从刻苦而入異于有明儒者專以標榜爲事觀襄城一役至性感通靖江錫山講學諸語字字鏤肝刻肺致當事各書及答人問學之言爲世道人心之計憂深而慮遠抑何腳踏實地一毫不異于宋儒如此所惜者二曲之學的真宋儒之學而二曲持論則不能盡守宋儒之論也蓋二曲雖尊信程朱而尤推服陽明其言曰陽明直指人心一念獨知之微而天下始知立本于求心始信人性之皆善而堯舜之可爲又曰陽明出而橫發

夏仲子集

卷二

手

直指一洗相沿之陋習又云陽明之學徹上徹下上中下根俱有所入得力尤易又云學脈至姚江而一變姚江之變一變而至于道也當士習支離銅蔽之餘得此一變揭出天然固有之良令人當下識心悟性猶撥雲霧而睹天日又謂龍谿發明良知之蘊宏暢精透闡發死餘可謂前无古而後死今是則二曲直以陽明爲高出朱子之上矣豈知程朱之學下學上達有條不紊陽明之學專靠單傳直指二曲第見學程朱之學者循途守轍不容獵等似乎成就之難而學陽明之學者則一語提醒卽時解悟似乎入手之易而不知其弊百出卽生于此大學一書三綱八目何等精細切實如二曲推服陽明則不特程朱不及陽明遠甚卽曾子作大學亦覺瑣碎煩數遠遜陽明矣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

二曲蓋不能辭也况龍谿雖爲陽明高弟陽明尙有功業可以遮
蓋學術龍谿則言不顧行彼時已有定議徒以立言元妙遂許其
前死古而後死今則亦未免太悖也

夏仲子集

卷二

三

讀張清恪公各種

儀封張清恪公前後刊布諸書共六十餘種皆理學名儒之作且日月而不刊者其爲世道人心學術之計抑何憂深而思遠也其所自纂輯之書有困學錄正編續編皆自記所得信心傳後之語又有學規類編二十七卷本朱子讀書法而修義例精嚴採摭詳備眞作聖之津梁而入學之圭臬也其在河工之時有居濟一得籌畫一切蓄洩轉運事宜書雖止爲河事而作然亦足與潘時良靳文襄之書同不朽矣四庫全書中止收居濟一得其餘俱未錄入是亦一憾也 國朝以來對疆大吏能兼理學名臣者湯文正之後非清恪其誰足配之清恪之任封疆較文正爲久其在蘇在閩政務之暇死日不以正學倡率諸生故一時鼇峰正誼等書院

夏仲子集

卷二

七

人才蔚起羣奉之爲嚴師焉夫督撫學政者風化之本也督撫學政能講明正學登高而呼則世道人心學術必蒸蒸日上隆古之治可復也近百餘年來理學歇絕相率而攻聲音文字之書鉅公好之於上儒者和之於下稍通章句句讀窺見許鄭一斑便欲肆詆程朱厭薄義理學術如此世道人心安得不波靡日下使清恪生于今日必當大聲疾呼撥雲霧而見天日舉所謂攷據訓詁之支離一掃而空之以歸本于濂洛關閩有體有用之學其廓清摧陷又當如何矣清恪之爲名臣

純廟已有定論其卓然爲理學讀其書可想見其人而四庫書目乃云清恪平生著作僅居濟一得切于實用當時史館諸公皆是漢學一派宜其陰忌清恪也

讀二希堂集

國朝闈學之盛首推安溪李文貞公次則漳浦蔡文勤公文貞學問淵博辨析精微故論高明莫如文貞然蠟丸一事野史異辭又雖精研性理而其論辨諸經皆陰與朱子立異未足屢學者之心思惟文勤之學腳踏實地一以朱子爲依歸其居家則以家禮倡率全闈其立朝則丰采矩度足與古名臣相埒其掌教鼇峰等處則悉本濂洛關閩之學勉人爲有體有用之儒其手定宗祠規條及都中寄子帖皆布帛菽粟之言耐人尋味由其說而守之窮則爲理學名儒達則爲名臣循吏卽其才其學或不能副亦不失爲斤斤自守之儒不至蕩越禮法不可收拾所謂有心于世道人心者也而其持論公平尤爲不偏不倚有明一代踏空虛者或詆漢

夏仲子集

卷二

五

儒爲糟粕

國初以來講考据者又薄宋儒爲空疎而文勤則曰

譬之談周家王業者漢儒其后稷公劉古公也宋儒其文武成康之盛治也今尙論文武成康而忘后稷公劉古公之肇基累仁可乎然使但稱后稷公劉古公之能興周而不及見文武成康之盛治其遺憾也不更多乎達哉斯言足與陸清獻之論同不朽矣清獻謂朱子之於鄭康成等亦猶孔子之於老彭宋儒何嘗不好古研經但必返諸身心性命學問始有歸宿今之言漢學者必欲主張漢儒而薄宋儒爲腹中死書爲近于禪佛其亦未聞清獻文勤之論矣文勤行履純篤不爲過高之言而其文章亦通暢明顯不求工而自旣不工其選定古文雅正而自序之曰其事則可法可傳其文則可歌可誦然後錄之予讀二希堂集見其致當事各書

與友朋論學書以及傳誌碑銘記序開卷之餘其學術經濟與夫
苦口教人俱躍然紙上篇什不多其事死不可法可傳其文死不
可歌可誦然則文勤以此二語序古文雅正而實不啻自序其集
也文貞文勤並稱于閩然與其學文貞而才不逮不如軌步文勤
之爲得矣

讀汪雙池遺書

近來講漢學者於新安則推婺源江氏休甯戴氏歙程氏金氏至婺源之有汪氏則知之者罕矣汪氏之學亦自經史旁及天文歷算輿地樂律兵制无所不究而所以遠勝諸公者在能由博返約一一折衷于朱子所著諸經詮義理學逢源讀近思錄讀讀書錄讀困知記讀問學錄等書發揮義理殆无餘蘊新安爲朱子之鄉國朝以來學行卓然有羽翼朱子之功者惟施虹玉吳徽仲及汪氏三人而已汪氏一生力學食貧居賤不求人知當時亦鮮有知之者然遺書二十餘種畢生學術純正无疵不特戴庶常金殿撰程徵君等不能望其肩背卽江慎修好學不倦不攻朱子其書風行海內言漢學者必推爲一大宗而平心論之不過能攷核名物

真仲子集

卷二

五

制度耳不過能通曉聲音文字耳不過能精究律曆之原稽察水地之要耳其於義理之純駁學術之真僞體驗身心之實功所謂漸至于古立言之君子者蓋未敢漫許至汪氏之學則令人讀其書而想其艱苦卓絕之衷融會貫通之趣固不以閤淡无華隱也予家舊藏汪江二人論學來往倉復一冊江氏雖根于矩矱不越經生常談汪氏則由義理而深明經濟其所論辨灼有見到之處且卽觀其所遺各種與江氏之書比而論之孰爲規模遠大不待智者而能辨矣雍正乾隆以後學問日陋儒者見識益卑攷据之習氣一往而不返百餘年來僅汪氏一人能尊朱子而任斯道足與施吳二子可追步 國初理學諸公而生前不見知于人沒後无肯刻其書以傳世者是固汪氏之不幸而亦近年以來學者之

不幸也予追隨先人於新安既久得從婺源藏書之家借讀一
過既喜其書精深透關又深惜朱竹君學士校士至微時汪氏之
弟子余元燧抱其師遺書呈質學士讀其書重其人爲配享朱子
於紫陽書院而獨不能謀刻其書以倡多士亦一憾也

讀張文端公聰訓齋語

桐城張文端公官至大學士退居林下諄諄以勤儉讀書積德行善訓誨子弟讀聰訓齋語可想見其苦口藥石卷帙不多於起居服食應酬交接讀書作文人情世故每發一議死不从閱歷而來在家如此立朝可知予讀有明李忠毅公誠子書楊忠愍公遺囑皆身罹患難故臨刑握筆字字刻骨鏤心以傳世保家望其後嗣而文端則身居華廡諸子俱躋卿貳乃時時處盛思危不啻晨鐘莫鼓宜其能備享諸福也每見寒儉儒生未發甲之前尙能一切謹飭一旦倖得科第身入仕途學富貴之惡態染官常之習氣遂將舊日一二矩矱掃除蕩改衣服必講欸式鮮麗僕從必用少年美俊宮室必須鋪氈張彩燕會必競異味新烹至于居官治民情夏仲子集

卷二

三

然不覺弁所以貽子孫而自爲計之處亦弁忘記遂使子弟朝濡夕漬不復知用功讀書不復籌畫將來如何度日如何自立如何承先啟後終日昏昏死而後已讀書之根从此斷絕其所蓄積亦不旋踵而蕩然死存亦可哀已故文端之書不僅張氏子孫宜聰聽之凡仕宦之家所當奉爲龜鑑者也

讀張文端公恒產瑣言

許魯齋每言學者治生最爲急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諸葛孔明身都將相死之日廩無餘粟庫無餘財其能廉所以如此者以成都桑土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耳陸梭山日記中有正本制用二篇備言治生之法其弟象山云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二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於此見居家能經理家計卽是學問卽是經濟彼放曠庸流動云不屑治家人生產此真處世懵懵者也予讀桐城張文端公恒產瑣言版此老於治生之要深謀遠慮懇摯周詳文端由翰林出身愿官顯要而其所以爲子孫之計者只是从祖遺產業上講求實際其論田產之利與夫盡地利之法曲

夏仲子集

卷二

五

盡纖毫雖老農死以過之此真所謂大學問大經濟也田土所入其利甚微除國家正供種料糞漑之外所餘无幾又或遇水旱則收租視常更減故无識者每思居奇致富不知田產可以省經營之力且出息甚小不至任意妄用免生奢侈惡習高官厚祿之家每不旋踵而蕩然殆盡卽商賈營生巧于會計亦所謂自食其力矣而或十數年或數十年罕有不決裂者兩淮鹽務爲天下利藪向來千萬百萬之家今无一存者其他可想而知獨至有田之家可以十年可以百年可以數百年今田多富戶儲藏有數百年契券未經變易者是其明證若商賈獲利自國初至今有店面仍舊未改他人者蓋百中死一二也况衣食取諸田土是自食其先疇不與衆人爭利舍此之外皆不能死彼詐變幻害人肥己等弊

能久不能久之故卽於此決之善乎溫氏母訓曰買田討租是儒
者捷徑良方不廢清修不染市道非卓識見到不能言此文端之
書足與陸梭山並傳不朽矣

夏仲子集卷二終

夏仲子集

卷二

五



